

南華真經循本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三

四同卷

聽九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內篇

齊物論下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此一節從言者有言上來而今且把人之有言與此相類或不相類者皆相與爲類如此以爲是而彼亦以爲是此以爲非而

彼亦以爲非固相類矣或此以爲是而彼以爲非者亦同其非此以爲非而彼以爲是者亦同其是皆相與爲一類則與彼之說無異而不爭矣

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請嘗言之請試言之也前有言於此者人之言也此我則有謂者我之言也雖然又下一轉究觀天地萬物之初有無俱無無亦無有無之說乃起於後世則人之有言固不足憑而我之有謂豈爲真的

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旣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旣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

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秋毫之末本小然既曰秋豪之末不可復加矣謂之大可也太山之外猶有大者焉亦可謂之小殤子本天然名爲殤子不過得年如此謂之壽可也彭祖之外猶有壽者焉亦可謂之夭但以天地萬物觀之初無分別人之生也身中便具一天地是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莫不然是萬物與我一體何分於小大壽夭夫既爲一則不容有

言矣儻說箇一字則其言便長而是非無窮矣故只當反乎虛無之初以因其是而已又應前因是字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又以道與言對說畛又密於封矣

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

倫次序也義合宜也既次序之而又逐事要合宜分別也辯又詳矣競主心言爭主力言左氏傳曰不心競而力爭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
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
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史書也周禮小史掌
邦國之志言天地古今聖人皆所不言議
詳於論辯詳於議

史九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
也聖人懷之

卷藏之

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欲見之而反不見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嘽
音慊口銜物也爲心有所銜之義有銜其
快與足者有銜其恨與少者此言不嘽大
廉者不以廉自足也

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
不成

不恃勇而害物昭揭之則不足爲道辯之
則有不及處拘於常所愛則仁有限而不
成仁矣

廉清而不信

以清潔自許則不足取信於人

勇伎而不成

恃勇害物則不成大勇

五者圓而幾向方矣

圓圓也大道不稱至大勇不伎五者本圓

活道理道昭而不道至勇伎而不成五者却拘執了是幾向方矣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葆養也未知此理則曰莫若以明既得此理則養其光曜矣○此一段分爲五節第一節以芒字結第二第三第四皆以以明字結第五以葆光字結芒者明之反光者明之盛也大意只說外則因是而內則自

卷之九

四

明其真故凡言因是者五而言以明者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宗膾胥教三國名宗一膾二胥教三三子
者三國之君猶尚也存在也若汝也三子
處於僻陋未見德化如蒙蔽草莽之間何
足芥蒂惟當反之吾德耳日猶有照所不
及十日並照則無不及矣況德之照臨何
啻於日三國雖僻陋亦將斬蓬薶披荆棘
而來率化矣何以伐焉

齧缺問乎王倪曰

高士傳王倪堯時賢人天地篇云齧缺之
師

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
無知耶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
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
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

王倪反問齧缺

民溼

字濕

寢則膏疾偏死

九

五

體一邊不仁

鰕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獲猴然乎哉三
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

○ 稠草也漢景帝詔或池饒廣薦草莽趙充

國奏今虜去其美地薦草

蜎且甘帶

且音狙

廣雅云蜈蚣也帶蛇也

鴝雅者

讀作審

鼠四者孰知正味獫狁

獫也音葛牂也

以爲雌

獫狁以後爲雌也

麋與鹿交鱣與魚游毛嬙麗

讀作嬋

姬人之所

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

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淆亂吾惡能知其辯
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
齧缺以王倪爲至人故怪其不知

王倪曰至人神矣

王倪以爲別有至人

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
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
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
之端乎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

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

不拘拘於循道

無謂有謂有謂無謂

謂說也人之無說者獨有說道是也人之有說者獨無說是非是也

卷九

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

六

夫子瞿鵲子師孟浪猶泛濫也其師自以前所言者泛濫之言耳而瞿鵲子聞之則以爲妙道而行之

吾子以爲奚若

又質問於長梧子

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瑩也

耳聽而心瑩

而丘_{長梧子名}也何足以知之

謙辭

且汝亦大早計見卯而求時夜

雞司夜

見彈而求鶚炙

譏其欲速不達未聞要道也

子嘗爲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矣。

妄者亦謙辭言已亦不能的知妙道試以
謬妄爲汝言之汝亦以謬妄聽之如何

旁日月挾宇宙

此是長梧子與瞿鵠子說妙道語道家烹

雜九

煉以日月爲藥材以宇宙爲鼎器故丹經

七

有手搗烏兔宇宙在身之說旁者隨之以

運挾者持之以用

爲其脰合置其滑濬以隸相尊

脰合者太極判而爲陰陽人具一太極則

身中自有陰陽配對相與脗合即前所言
有情無形而人所當自爲也滑濬者耳目
鼻口心思之欲使人滑亂昏沉即前所言
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姚佚啓態而人所當
棄置也以隸相尊者爲之者爲尊置之者
爲隸即前所言其有爲臣妾乎其有真君
存焉而人當明吾真宰使百骸九竅六臟
聽命也

衆人役役聖人愚菴參萬歲而一成純

愚菴愚蒙也參合也衆人役役情慾之中

聖人獨抱一守中如愚蒙然參合萬歲之運而一成其純全之功丹經火候處三萬六千日之工程於一時正此之謂一成純者所謂打成一片也

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

上文元說予嘗爲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故末後又自罵倒了大見解人以脩煉爲小術不足爲也有生有死萬物皆然而

修煉者以此道授受相與蘊藏於身獨爲
長生不死亦惑矣弱曲禮曰二十曰弱喪
亡失也弱喪少年亡失其家不知所歸也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

明非驪戎男親女賤也

卷九

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
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

喻下文

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
酒者旦而哭泣

又譬喻

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
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
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
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

分貴賤也

固哉

陋也

丘也與女音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

說者亦是夢

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

至怪也

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音者

解脫然也

是旦暮遇之也

以萬世爲旦暮言難遇此人恐終無有若

萬世之後一遇之猶旦暮之近也下文却

言未遇此人則無能知之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

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

上貪闇切

黜闇不明也我與若不能相知而委他人質正之則人固領受此糊塗不明矣亦安

能正之

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

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知也而待彼也邪

言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知而待彼萬世之

後大聖人也邪

何謂和之以天倪

瞿鵲子就問也此亦道家常語故以爲問
曰長梧答是是不是然不然若是也則是之
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
乎不然也亦無辯

○ 凡事惟當是人之所不是凡言惟當然人
○

之所不然吾所是者若果為是則此事固
是他事雖不是亦不必校其為異而辯之
吾所然者若果為然則此言固然他言雖
不然亦不必校其為異而辯之

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

傳九

十

化聲猶書所謂聲教孟子所謂仁聲之聲
言聞風而化也人待聲聞而化何似不待
聲聞而化之為妙無辯已善矣併聲亦無
之又加一等也

和之以天倪

天者自然之謂倪者端倪也纔發端便出於自然之天不待其顯著此謂和之以天倪

因之以曼衍

游行也

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振發也寓止也無竟無極也發於無極故止於無極

罔兩問景

音曰影

罔兩影外微陰向云景之景也髣髴無有
中與影爲兩故名罔兩

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
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

所待形也

晦九

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

十一

形之動也又有使之然

吾待蛇蚺蜩翼邪

蛇蚺蛇腹下齟齬可行者蛇以蚺行蜩以
翼飛二物既蛻則爲不能行不能飛之形

矣吾所待之形其猶蛇蚺蜺翼一旦神去則不能以自動也

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人之言有然不然者猶形也吾之然之與不然之猶影也而所以然所以不然者猶形不能自知其行止也則吾惡能知之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

飛貌

胡蝶也自喻

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遽然

寤忽遽貌

○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

與

覺亦是夢則似蝶夢爲周矣

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

周與胡蝶必有分別而不能自知也則是
非彼此之判安能知之

此之謂物化

此謂萬物變化之理玩物之化則物有不
必齊者矣此篇以齊物名故仍收歸物字
上結

南華第二篇世稱難讀今折爲三大段自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至旦暮得此其所由
以生乎爲第一段於中小分三節初述子
綦師弟子問答之辭次地籟次天籟自非
彼無我至此之謂葆光爲第二段於中小
分五節初因子綦天籟之說言人自有具

卷九

十二

宰而芒昧不知第一節以後多摘公孫龍
之辯第二節摘是非第三節摘彼是第四
節摘非指非馬第五節推其弊不若無言
爲尚自堯問於舜至篇末爲第三段不過
引證以終前段之義布置亦如前篇於中

小分四節第一節言德之進乎日所以申前以明之意第二節言至人超乎生死之外何有是非第三節言道亦不必脩何有是非第四第五說兩箇譬喻只就人身上有不能知安能知是非故惟有聽物之不齊而自齊耳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四

廬陵竹峯

羅勉道述

門

人

彭梓黥校

內篇

養生主

此篇言養生之主先言養生者當順其生後言雖云養生

實視死生爲一

十三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
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
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
以養親可以盡年

近附近之近緣順也督中也衣背縫之中
曰袷亦取此義爲善者必有名稱爲惡者
必有刑罰善養生者釋知而善惡兩忘謂
其爲善則無近名之美謂其爲惡則無近
刑之禍蓋無善惡之迹則自超乎刑名之
外但順吾之中以爲常老氏所謂中者抱
一守中之中非謂夾善惡中間也朱子書
皇極辯後非之未必是其本指

庖丁爲文惠君

梁惠王

解牛

引喻養生

手之所觸肩

之所倚

用力而肩斜

足之所履膝之所跣

音紀以膝柱之

若音間然嚮音然

奏刀騞然

騞然

砉聲猶微響則可聞矣騞則聲大矣奏刀

者其用刀有節奏如奏樂然

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

經字之說

首之

會

左傳註桑林殷天子之樂禮記射義諸侯以狸首爲節又曰狸首者樂會時也又曰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舉此二樂章者爲

湯禱桑林以身爲犧牲諸侯歌狸首以射
首不來朝者皆於解牛有取義也

文惠君曰譖

音熙
歎聲

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

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
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
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
十四

知止而神欲行

目之官司視

依乎天理

天自然也理條理也牛之身體其間有天

生自然之條理依而解之

批

音披

大卻

同隙

導大窾

處空

因其固然技經肯綮

切若旋

之未嘗

肯綮筋骨交結處

而況大軀

音孤大骨也

乎良庖歲更刀割也

但割肉而不中骨

族

衆也

庖月更刀折也

折斷其骨故損刀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

前言三年此言十九年積至一章之數也

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刃者刀之鋒鉞研磨刀石也

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
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
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

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謖

禮九

十五

或然已解音諧上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

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
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又下一轉雖是吾之用刀固善矣每至族

庖用刀之時吾見其爲之甚難則又不敢
自恃惕然爲之戒懼昔之不以目視者視
爲之凝止昔之神行者行爲之遲緩昔之
游刃有餘者動刀甚微焉乃至謀然已解
如土之委地則提刀而立爲之四向顧眄
而目空無人爲之躊躇少立而滿愜其志
於是善其刀而藏之養生之道何以異此

公文軒

公文氏軒名宋人

見右師

宋官有右師左師

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

偏則爲介則而爲右師如孫臏之類

天與人與

莫是天命歟莫是人事致歟

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自言自答曰此介者出於天非人也人必有兩足相與今乃獨足是出於天矣言遭則亦是命當如此無非天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

求畜也

乎樊

中也神雖王不善也

雉在澤中飲啄自如不求就養於樊籠若在樊籠神雖養得完全終是局促不以爲善言獨足何妨但居右師之職既有官守

隨元

十六

寧無禍患此失其養生之道者也

老聃死秦失

讀爲佚

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

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

老聃弟子問秦佚非老聃之友邪秦佚曰然弟子曰既是老聃之友豈能無情乎

焉三號而出可乎

曰然

秦佚

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

其指老聃始吾以弟子爲是老聃之徒而今見其非也謂未免世俗之情

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會猶感也遁天遁逃天理倍情違背真情忘其所受忘其受命於天者自有一定之

數也刑罪也言向時入弔見老少哭之過
哀彼其所以感會於心必有不求其哀而
自哀者曰哭曰言者哭而且言也此是遁
逃天理違背真情忘其受命之初者也上
古虛無恬淡之世若有如此便是逆天底

卷九

十七

罪人責弟子典喪之過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
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音玄解

生者適然而來如時之忽至死者適然而
去如時之順去安其時則生不足樂處其

順則死不足哀帝即天也帝之縣解者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人稟受以生便有喜怒哀樂吉凶悔吝爲其所縣係若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則天之所縣係者解散矣上古之人皆如此故秦失止於三號而出也

指窮於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又說箇譬喻以明死生之理如以指計薪薪多而指有窮盡及火相傳燒而不知其即時罄盡人未有不死者哭之何爲過哀

前二節言養生後一節言死生如一視死
生如一乃所以養生也學道者當以此爲
養生之主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四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五

聽十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

人彭祥點校

內篇

人間世

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世間
故此篇言所以處人間世之

道

顏回見

現音

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

爲焉曰回聞衛君

出公

其年壯其行獨輕用

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者以國量乎

澤若蕉民其無如矣

量猶準也澤如雲夢之類蕉草也言死者甚衆以其國準之澤國人之死如澤中草焉即陳逢滑曰吾日敵於兵暴骨如莽民其無如者動觸刑戮無所逃也

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

多疾

七十一

醫門正欲人之多疾以行其術猶亂國可以行其道

願以所聞思其則

願以所聞於夫子者思其治衛之法

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
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
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
已者未定何暇至也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
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
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
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實確
也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

厚信在於氣質故言未達人氣不爭在於
心意故言未達人心

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讀作暴暴人之前者

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音人菑人者

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句且苟爲悅賢

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汝唯無詔王

公必將無人而闕其捷而目將焚之

目爲其所眩

而色將平之

色與之和平

口將營之

營救自解

容將形之

爲擊蹠之形

心且成之

且遂成其非

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

不能正救更添其過

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
前矣

彼順其始之惡無有窮極汝若諫之則必
以汝言爲不信厚怒汝而不免於刑戮矣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濟音音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音虛厲

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曰厲

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三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音也而況若乎

叢枝胥敖欲與堯爭名實有扈欲與禹爭名實堯禹猶且不能堪而伐之何況於汝

乎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
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
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
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
德手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
乎

端正而謙虛所以盡乎己龜勉而專一所
以入乎人夫以陽爲充孔揚言衛君以充
陽之性自爲充足甚揚揚得志也采色不

○定常人之所不違者喜怒無定人莫敢逆○
之也案與按同感觸也容與猶縱肆也因
按抑人之觸已以求縱肆其心也日漸之
德不成而況大德乎者言遂日積漸之德
且不能成何況大德乎執固執也訾毀也
彼將固執而不化汝必外與之合而心內
亦不復訾毀之矣然則汝之所謂端而虛
勉而一者豈可乎外合而內不訾即前所
謂容將形之心且成之者也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去聲內直者與

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
所子而獨以已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
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
爲徒

顏回更說此三條內直而外曲者由內徑

德十

四

直而外爲委曲也成而上比者舉其成說
上合於古人也內由徑直則順乎其天故
曰與天爲徒天子與已皆天之所子是已
與天子皆子而已何能相勝而獨以已言
求人之從是已乃勝於天子邪若能知此

理而不以已求勝則全天所以皆相子之
意故曰若然者謂之童子言尚如童子時
未分是非也此之謂與天爲徒

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
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
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

外爲委曲所以周旋人事故曰與人爲徒
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誨之實也
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
之謂與古爲徒

舉古人之成說以告之其言不過誦說教
詔而實所以爲箴規蓋以此乃古人所有
之言非吾所有也如此則雖直不至爲害
此之謂與古爲徒

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

諛

不能間諛入之

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已夫胡可以及化
猶師心者也

猶是自師用其心者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齊吾
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
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
矣若此則可以爲齊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
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
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
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符猶言性也揚雄答賓戲慎脩所志守尔
天符言性與天符故謂之符如符券然聽
聲則止於耳心思則止於符唯氣則無所

思惟虛而待物

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

未知道則百骸無所聽命實自是一顏回既得道則唯虛而已何有此身哉

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以禽爲喻衛以其國爲樊籠顏回欲往衛如入樊籠焉但當入游其國而無感動其

赫奕之名謂之入游則雖入而有遨遊自得之意不拘於所遇若得入則諫若不得則止不必定要得入也却言得入後居止之道衛本非可居無一門而無毒但得一宅以居而寄此身於不得已可也寓寄也

第十

不必執著之意如此則得與衛侯相近矣

六

幾近也此是教顏回且入身去住待居久而自化也下文却教以化之道

絕迹易無行地難

人要絕滅蹤跡易而無行地難欲不見蹤

跡何如無行

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

雖是人事便有天理人可欺而天不可欺

○此四句言顏回當泯形迹黜浮僞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喻下句

聞以有知知上聲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

無知之知乃大知未聞有如此人○此四

句言顏回當外智巧

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却告顏回以虛心之說瞻彼門闕之內有

室猶人身之有心也虛室無蔽碍則自然
生白而百祥萃止虛心無蔽碍則自然光
明而萬善凝止止者止而又止也陰陽
者流飛九星而以中宮得白爲吉祥亦取
其虛空無碍也

七

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比心放縱不知所止則身雖靜而心不靜
故謂之坐馳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
況人乎

耳目本外而徇之於內心知本內而黜之於外惟虛而已如此則鬼神將來與我並處而況人乎舍字應前宅字

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古帝之所行終而況散杜焉者乎

前虛心之道乃萬物之所由以感化也乃禹舜之所以爲樞紐也伏羲几蘧所行以終身也而況衛君不過散雜之人耳何難化之有如言散卒散馬不與正數

葉音攝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

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懼成言必以懼好而成

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刑人之患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

憂思以致陰陽不調而成疾

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減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久飲冰找其內熱與

粗糲食也不臧不精善也欲清者苦熱而欲清涼也言吾所食但執粗糲而不精善厨爨蕭然爨者不必苦熱而思清涼今乃朝受使齊之命而久飲冰此憂思之過遂成內熱非飲食之過也

卷十

八

吾未至乎事之情

實也未曾做到事之實處

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平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

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

天所命之理仁愛出於自然未嘗與此心相離也

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易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

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
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
相靡以信

近者相靡服以信不待有言

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

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

增十

九

兩處之言皆喜皆怒

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

○如兩國皆喜則其言必有過相稱美處兩
國皆怒則其言必有過相詆訾處傳者所

以爲難

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古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

以巧而鬪力如漢書卞射武戲如起於戲巧無他姦計是爲屬陽卒恐不勝遂相侵牟屬陰矣

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信也常卒乎鄙野也其作始

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言虛如波之隨風故易以動行實常患喪失故易以危

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生心厲

○ 若遇所與言之人施其忿怒不問情由則只得巧言偏辭如獸之將死不暇擇其聲音美惡惟覺氣息弗然不平而已於是有陰陽之患而並生心病

剋核大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

剋核剋定而核實必欲與之求詳也

苟惟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

韓十

十

此兩句是總括兩法言傳其溢言則過其則度乃是添益改其命令勸其成好則事

危殆

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

美之成甚難歷久而後成惡之成甚速不

及於欲改

可不慎與且夫垂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
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何必作爲巧僞以報白齊君但致楚君之
命而已又恐葉公以爲迂闊終之曰此其
難者應上文天下之難者也

顏闔

魯之隱者

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

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

殺物之心如出於天性

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

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
若然者吾柰之何遠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
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
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

刑就則不睽隔又不可入其所好而與之

特十

說隨心和則不乖戾又不可表暴於外而

十一

自矜伐

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
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
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

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此豈徒然哉必達之入於無疵過之地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
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

螳螂以臂能當物爲才美

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

伐誇也而汝也幾危也積其誇汝之才美
以犯之其身危矣

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
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

怒也

生物則必殺全物則必決因而生怒

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

性之順逆也

夫愛馬者以筐盛平矢以蜾蠃盛溺

蜾蠃也以蚌飾器也

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胷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僕緣僕僕然著馬體也虎馬之性以喻衛

太子

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
妨之百圍

圍量之也圍有大小不同有以一尺圍者
有以八尺爲仞圍者此百圍以尺論下丈

卷十

十三

三圍四圍以仞論也

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
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石字遂行不輟第
子猷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
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

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槁草干切

液出槁木上

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音現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

中山王文本賦謂有文理

夫櫨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

小枝摘去實而木液泄

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
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
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二字乃今得之爲予
大用八字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

予求無所可用之日久矣幾爲不識者所
伐死乃今得匠石謂予不材遂得以无用
爲予之大用

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
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匠石謂爲不材之木是相物也木固是物
汝亦天地間之物耳柰何其相物若分別
汝爲人木爲物則人與物既各別安能相
知汝亦幾死之散人耳又惡知幾死之散
木

匠石覺而診也其夢弟子曰趣平取無用則
爲社何邪

彼既趨取於無用則其爲社何邪爲社是
又不能無用也

曰密若無言

匠石使弟子閉密無言似謂社樹有靈恐知之

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詬厲也

直但也彼亦但寄此身於曲轅耳以爲不相知者強以爲社也名爲社乃詬厲厲病之

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

翦伐也若不爲社亦無人伐之

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

乎

凡且也者又進一步說彼其所保全此生者與衆人異而我欲以義理譽之不亦與之相遠乎言前此謂其不材固不是今若稱譽之亦不足爲彼輕重

南伯子綦

卷十

十四

即南郭子綦居南而字伯

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
芘其所賴

聚駟車千乘而隱藏其下將可芘其所藉
賴

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如車軸折裂而不可以爲棺槨詩上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二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

其大也嗟夫

子綦自歎

神人以此不材也

以用也

宋有荆氏

地名

宜楸柏桑其拱把

兩手曰拱一手曰把

而上者求狙猴之杙

以職切

者斬之

所以棲狙猴者

三園四園求高名之麗者斬之

高名者屋之高大而有名也麗與櫪同屋
椽也柳文小石城山記其上爲睥睨梁欂
之形

七園八園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去聲傍者斬之

司馬云棺之全一邊者

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
也

此又出一段有用之爲患

故解之

漢郊祀志古天子常以春解祠言解罪求福也

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額折故鼻高與人
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

不可祭河神也

此皆巫祝以知之矣以與已通用所以爲不祥也
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

支離䟽者

支離形不全貌䟽名

願隱於齊

○齊與臍同偃者不見其顙隱於臍間

肩高於頂

頭低而肩高於頂

會撮指天

撮徐結切

臺世緇撮之撮會合其髮而撮爲髻古者
髻近項脊曲而頭低故髻指天也

五管在上

管膺也五藏之膺皆在上

兩髀爲脅

脊在髀裏故以兩髀爲脅

挫鍼治紕

衣也能挫縫衣之針

足以餬口鼓筴播精

鼓動其策以占即今人抽籤者也精精米
所以享神楚辭懷椒糈而要之注糈精米
卷十
也播者陳之以享神也言能策占并祀神
十六

也

足以食儲十人

所得不止於餬其口

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其間

恃其無用故不自藏匿

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

不住役

上

與病者粟則受三鍾

六斛四斗爲鍾

與十束薪夫支

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子鳳子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

成其功

天下無道聖人生焉

全其生

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

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

殆乎殆乎畫地而趨

行者宜任其所至若指畫所往之地而疾趨焉則因殆矣

迷陽迷陽無傷吾行

迷陽迷蕨也蕨生蒙密能迷陽明之路故

曰迷陽托興言之

吾行卻曲

卻音隙

無傷吾足

以上因論語而附益之其下是莊子之言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

之用也

上述櫟社樹商丘木故於此就木上結之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五